

## 你是我的暖

□李娟



在古城凤凰一家名“亦素”的咖啡馆，我坐在花窗前品茶，读书。一抬头，就看见沈从文笔下的沅江，清灵的，如绸缎一般。

吊脚楼升起袅袅的炊烟，几只白鹭蹲在木桥上，仰头四处张望。一叶孤舟泊在江面，仿佛一个漫长的等待。

翻开沈先生写给张兆和的信：“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镇一直向西走。我想和你一同坐在船里，从船口望那一点紫色的小山。”

字字如明玉，心心念念。

“梦里来赶我吧”，只有深深爱着的人，才看到什么都想到她，想和她共有一双眼睛，一双耳朵，一颗纯净的心。世间一切美好，要和她一起分享。醒着梦里都是她，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在水边读沈先生的书信，常常无端的惆怅和感伤，坚硬的心一瞬间柔软了，化为沅江里一泓清流。想起凤凰水边他孤单的身影，那一刻，他有了兆和女士，就有了爱，有了一位温柔的知己，就如同沐浴在人间的四月天里。

沿着清幽幽的石板路，走进小巷深处，去看望沈先生。在沈先生故居看见他们年轻时的照片，沈先生潇洒俊朗，英气逼人，兆和女士穿一件旗袍，温婉优雅，气质如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她是《诗经》里走出的女子吗？有美一人，宛如清扬。

乘上一艘木船，沿江顺流而下，去听涛山看望沈先生。两岸横着苍苍的翠微，吊脚楼将伶仃的脚伸进江里，水清澈的令人忧伤，湘女的歌声如燕子掠过水面。就听见沈先生轻声地低语：“三三，你若坐了一次这样的木船，文章一定可以写得好多了……”“三三，我一个人在船上，内心无比的柔软伤感，三三，但有一个相爱的人，心里就是温暖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此刻，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原来，好文字不在气势磅礴的作品里，却在云中锦书里，在人间小小的悲欢里。那里有刻骨相思，深深的懂得，幽幽的情思，才是尘世间真切的温暖，碧玉一般泊在心里，又如一件纯棉衣衫，贴心，暖心。真正温暖你我的，不就是这样书信吗？

在七里香开满江畔的春天，我读到尘世间最美的情书。张学良和赵一荻女士举办婚礼时，两人都已年过半百，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一百岁，教堂

里鲜花、掌声，众人云集，祝贺一对生生世世的恋人。有人让张学良讲几句话，良久，他对赵一荻说：你是我永远的姑娘。

我读着，一刹那，泪湿了眼角。

她等着，从朱颜玉貌到老去鬓白，终于盼来这场等待了几十年的婚礼，才做了他的白发新娘。他记得，初相遇时她的模样，清丽脱俗，倾国倾城。初见时，是春水映梨花。如今，她老了，执手相看两不厌，他依然爱她，爱她，苍老的脸上光阴的留痕，他们携手走过漫漫人生，风雨坎坷，与他共度几十年寂寞的幽禁生涯，不离不弃……

爱，是在老去鬓斑时候，他依然唤她，我永远的姑娘……

他深爱着的女子，在世人眼中老了，而在他心里，永远不会老去。

有一种爱情，与光阴无关。

画家黄永玉的文章写到一代名士张伯驹先生。一次在西餐厅，黄永玉遇见张老，只见他孤寂落寞，独自坐在一张小桌旁用餐。桌上几片面包，果酱一碟，红汤一盆。张老用餐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条小手巾，将涂上果酱的几片面包细细包好，而后缓缓离去。当然，老人手中的小包是为妻子潘素带回的，情深至此，让人伤感。

张老一生钟情艺术，珍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琴棋书画无所不精，他又是慧眼独具的文物鉴赏大家。至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晋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卷》、杜牧《张好好诗卷》……皆是他一生的心血。他以倾家荡产的代价收藏历代书法珍品，而后，全部捐赠国家。可是，暮年的他仅靠着每月八十元的退休金清苦度日，与妻子相依为命。他曾提笔写给她：素心花对素心人。精神世界的相知和懂得多么难得，俩人一生徜徉在艺术和精神的世界里，比翼双飞，琴瑟相和，肝胆相照。

爱情是什么？是他为老妻带回家的那几片面包，浮世里最后的爱，就在粥一饭里。那么动人，暖心。他们的情感干净透明，温暖彼此。原来人世的喜悦天真到了如此境界，和一个简单的人倾心相爱，一心一意，痴情不悔，直到天荒地老，多好！

傅雷先生说：“爱情于天地茫茫而言，实在是小。”可是，我说：“在荒寒的尘世间，温暖你我的除了爱，还能有什么？”

夜，窗外虫鸣如流水，我读完他们的故事，在纸上写下一句话：你是我的暖。

## 大家V微语

## 未来不迎 过往不恋

□罗振宇

●有一则禅宗故事，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你年轻的时候都干什么呀？”师父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小和尚问：“那你得道开悟之后，都干什么呀？”师父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小和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什么进步啊。”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儿。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条半米宽、五米长的通道，你走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条通道两旁是悬崖，你还能走过去吗？你会紧张得肝儿颤。为什么会肝儿颤？因为你想到未来——向左一步会掉下去，向右一步也会掉下去。其实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完全不会掉下去。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因为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我师兄刘春，他曾经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中工作，我就问他是怎么处理那些复杂的关系的。当时师兄跟我讲了16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今天。哪16个字？“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

●在这个世界上，不单调的东西让人很快厌倦，不让人厌倦的反而大多是单调的东西，向来如此。

●我的人生有把玩单调的时间，却没有忍受厌倦的余地。而大部分的人分不出二者的差别。

## 与一块土地相望

□李志红

去年冬天搬到这个小  
区，小区南面是大片的  
田野，赶上疫情，窝  
在家里，便时常站  
阳台望远近观  
楼下的土地。

冬天，万物萧条，稍远  
的麦田如沉睡的  
老人，软塌塌地  
不见生机。近处  
的小桃树，年龄  
还小，所以更加  
细脚伶仃桃枝干  
枯。还有两块长满  
了干草的土地，不知是主  
人懒还是有意闲置，但也成了  
麻雀们的栖息地。每天早晨和傍晚，成  
群的麻雀叽叽喳喳飞东飞西，落在高处的  
电线上蹦蹦跳跳如干枝梅般，让这个  
冬季增添了活泼灵动的气息。

终于，春来。闲了一冬的农人，勤  
快地三天两头来看看自己的土地，只是  
倒背手来回逡巡，活计并没有开始。

终于有一天，一家四口骑着电动三  
轮，拿着耙子来到近处的桃园，两个大  
人一把一把地把桃树下的枯枝烂草归  
拢成一堆一堆的，然后装三轮车运出，  
两个孩子跑跳着玩耍，干草里的麻雀也  
忽地飞起又落下。用了两个半天，把树  
底下清理干净，这是为给桃树浇水做准  
备，终是春天到了。

当沉睡的麦苗舒展筋骨，桃树下  
的大葱和菠菜也支楞起叶子时，地里的农  
人渐渐多了，给麦田浇水的，给桃树压  
枝的，热热闹闹的麦苗绿了，桃花开了，  
布谷鸟的叫声在远处“布谷，布谷”地响  
起。楼下的田野焕发了生机，每天都在  
变化。“天何言哉，四季兴焉，地何言哉，  
万物生焉”。无论你在冬季如何担心，  
在春天如何惊喜，大地田野默默地按照  
自然规律，春发、夏种、秋收、冬藏。

当收割机把片片金黄颗粒归仓时，  
紧跟着玉米的禾苗钻出了地面，小桃树  
的叶子也渐渐密实，从楼上望去，桃树  
下的地面越来越少。这时，农人对于一  
场透雨的欣喜不言而喻，但是，雨总是  
不那么可人意，常常楼里的灯亮了好

久，地里还有浇地的农人，  
开着空调，临窗眺望，  
更加珍惜自己的生  
活，怜惜土地的主  
人。“今我何功  
德，曾不事农  
桑”，小时候，  
没少去地里  
风吹日晒，那  
时农业机  
械化程度低，劳  
作起来更加辛  
苦，所以，拼了  
力考上学，只  
为了不再种地。但农  
民的孩子，终究关  
心每一个季节的天气，唯盼  
风调雨顺，我们的农民用最  
少的投资换取最大的收益。

周六早晨，不需上班，本想睡个透  
透的觉，但天刚蒙蒙亮，便听见楼下桃  
园里大呼小叫，“拿两个空筐子来，把这  
几筐放车上！”“那边还有几棵还没摘完  
昂，过去个人！”原来，那一片小小的桃  
树竟然丰收了，因为看惯了它们冬天瘦  
小干枯的样子，总以为它们距长桃子还  
很远，如今，摘桃的人大呼小叫，生命竟  
是如此地神奇！不由得起身，站阳台上，  
对这一片小桃树致敬，同时也欣喜着农  
人摘桃的喜悦，愿他们卖出好的价  
钱。

远处的玉米正在拔节，一位老人告  
诉我，庄稼正长的时候，走在田埂上，能  
够听见玉米拔节的“啪啪”声。我小时  
候不愿意去地里，更不会带着喜悦的心  
情去听庄稼拔节的声音，也不会理解父  
辈对土地的感情。

但，如今的我，越来越理解农人对  
土地对庄稼的情感。唯有这一块土地  
每一片庄稼不欺人，只要你为它们花  
费了时间，倾注了情感，它们就会千方  
百计地回报你。土地，看似无言，它最  
有情怀；庄稼，看似无语，它最具情感。  
仰望星空，看到了丰收的愿景，心  
田满怀喜悦；脚踏实地，感受到了土地  
根基的力量，灵魂有了皈依。对土地的  
忠诚和敬畏，对农人的珍惜和感恩，对  
生活的热爱和满足，这就是土地承载的  
家国情怀。

## 那些年那些事儿

## 奶奶与灶火

□张亚凌

我们这里的农村，把厨房叫灶火。30年前我做了  
中学语文老师，讲到修辞，就以“把厨房叫灶火”为例  
解释“借代”这一修辞，结果却扯了一节课。一谈起厨  
房与灶火，我就想起奶奶。记忆里，奶奶总是在灶火  
里忙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挣工分的年代。我的父  
母都是很老实很本分的人，只闷头干活，绝无闲话，更  
无牢骚。队长因为有我父母这种任劳任怨的人，重活  
脏活就顺利地分配了出去。

在外面，父亲母亲或学会受委屈，可一回家看见  
的就是奶奶满脸期待与欢喜。哪怕是一盘凉拌红萝  
卜丝，一盘凉拌白萝卜叶，一盘凉拌白萝卜丝，中间放  
一小碟盐，一小碟红油辣子——奶奶也会像模像样地  
摆在餐桌上，殷勤地招呼儿子儿媳洗把脸坐下来吃  
饭。奶奶的讲究让父亲母亲一坐在自家餐桌前，就有  
了尊严——套用个时髦词，就是“存在感”。

奶奶会将难以下咽的杂粮变戏法般哄进我们难  
说话的小肚子。一层玉米面，一层糜子面，一层红薯  
面，最里面是一层薄薄的麦面，卷起来就是彩色花卷

了。多好看啊，视觉的舒服稀释了味觉的抵触。我们  
也就意见不大地吃下了。

奶奶总将自己泡在灶火里，想着怎样对付清汤寡  
水的日子，想着让自己下苦力挣工分的儿子儿媳吃  
好，让自己上学的孙子孙女吃开心。奶奶在空空的灶  
火里用尽智慧对付贫穷，她很为难，更了不起——没  
食材却能想办法喂饱我们。多年后，每每听到有人感  
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时，我就在心里嘟囔：还是不  
够巧，巧到我奶奶那样，无米也能成炊啊。

父亲母亲好好挣工分，最苦最累的活都没意见。  
我们好好上学，奖状贴满了墙。这些都多亏了奶奶，  
她在家，在餐桌上，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舒舒展展。  
这样，我们才能各人做好自己的事。因为不管我们  
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一进门就被奶奶的笑容和  
她精心准备的饭菜抚平了心灵上的褶皱。心里亮  
堂堂了，啥事过不去？

奶奶竭力在餐桌上展示的仪式感，不就是专门  
为我们搭建的舞台？一回家，我们都站在了舞台的正中  
央。